

海軍工作四十年 (四)

巧合或迷信？

●楊元忠 (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、海軍總部副參謀長、海軍元老)

微妙經過呈現記憶

我在海軍私人辦的刊物中，讀了李子建所寫「永壽艦追憶」一文，其中關於他在一九五五年元月中旬，在浙江大陳敵前搶救「二〇二號艦」的敘述。當時我正在

命、看風水。但對「一〇三號艦」案，則除了用類似迷信的態度來作說明之外，無法作合乎人情的解答。現在我已經是九十多歲的人，利用這機會把牠寫出來，以供後人去揣摩，亦不失為給絕對反對迷信者的人一個考驗。

與陳濟棠交往始末

大陳負責指揮海軍，現在景況猶清。李君所提的「二〇二號艦」是「靈江艦」，艦號是「一〇三」，不是「二〇二」。該艦與梁天價做艦長的「一〇六」號艦，都是

要談靈江艦的問題，就須先說明我與廣東陸軍老前輩陳濟棠將軍的關係。

從第二艦隊派出來，到大陳負擔作戰任務的。那時我正是第二艦隊司令，所以對這些軍艦都知道得很清楚。

提到「一〇三號艦」，四十多年前一

段很微妙的經過，就呈現在我的記憶中。這段經過，奇離得無法用常理來解析。我是一個不迷信的人，從未找過人看相、算

就離開廣東去北京，後來進入東北海軍，一直在北方工作。到民國三十七年初，因擔任廣東綏靖公署首長的宋子文，非要我去廣州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不可，方回廣東工作。我那時祇四十一歲，官階是海

軍少將。不論階級與年齡，都與陳濟棠差一大截。工作範圍亦各不相同，所以與他沒有發生任何關係。到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，陳濟棠負責海南島的防務，需要從大陸及香港採運軍需物資。海軍方面則因中共業已渡過長江，須協助陸軍作戰及運輸，無力幫助陳濟棠。他知道海軍有一艘從日本接收的戰車運輸艦「中條號」，因輪機故障，停靠於黃埔碼頭，乃向我提議，可否由他設法修好，供他運用。我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中將報告奉准。陳濟棠乃交給我五萬港幣，作為修中條艦之用。我即提出小量的款，交給中條艦的輪機長去香港採購修艦所需的配件。一直到八月中旬都找不到那些配件。這時我已奉調為陳誠將軍所主持的台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，接我第四軍區司令職務的梁

序昭少將亦已到廣州一個星期。我預料不久廣州即將淪陷，梁司令處事又有點「粗枝大葉」，屆時他如果對陳濟棠這五萬元港幣忘記處理，我就難免亦要負點責任。因此我就把這筆款，由司令部的行政及預財兩位主任帶著，隨我同去交給陳濟棠駐廣州的負責人。並言明如果還要修中條艦，就把這款交給我的繼任人梁司令。

我到台北不久，陳濟棠亦到了台北。大概他覺得我處理那五萬港幣一案非常得體，對我起了很好的印象，儘管他與我的年齡、階級十分懸殊，他還是特別請我夫婦到他在北投的家中，與他及他年輕的太太，一同吃一頓午餐，談了好一陣，並帶我夫婦在他家附近散步遊覽了一番，我們方告別。這就是我與陳濟棠發生交情的經過。

夢中之事不幸言中

我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，因太平艦在大陳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，大陳的局勢日益緊張，乃向海軍總司令梁序昭請求代替陳慶堃前往大陳，接替輪調業已到期的宋長志，指揮該戰區的海軍。那個時期，中共對大陳戰區的作戰，祇用飛機及魚雷快艇襲擊我方的軍艦。他的砲艦，除了攻

佔一江山一役之外，從來沒有駛近大陳地區。我方的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中將，對在該地區的軍艦，限定祇能在大陳周圍三十哩範圍內活動。因此各艦除了護送補給艦運送補給品給大陳地區的陸軍之外，就在該地區等候挨打。我到陳不久，有一天收到台北送來的報紙，裏面有一段消息說，陳濟棠在物色他要辦的學校土地途中，得了急病因而去世。我看了之後，祇有感慨一陣而已。又過了幾天，我在夜裏夢中，與陳濟棠晤面。他對我說，他需要一艘軍艦，問我可否將一〇六號軍艦給他。我回答他說，一〇六號艦並不在這邊，就給你一〇三號艦罷。夢醒之後，記得一〇六號及一〇三號艦都在大陳駐防，心中有點不對勁，但恐說出來影響士氣，所以祇對大陳任務艦隊的政治部主任把我的夢告訴他，並叫他不必對任何人再說。

民國四十四年(一九五五)元月一日至三日，國民政府在台北舉行戰鬥英雄及克難英雄大會。大陳方面的英雄須要回台北參加，我的參謀長向我建議：一〇六號艦的艦長是很出名的戰鬥英雄，似可命令該艦送大陳地區的英雄回台北參加。我當然同意，於是一〇六號艦就於十二月底離

開大陳回基隆。大會開完後，初則因有其他事項耽擱，次則因氣候惡劣，該艦一再從基隆出港北航，都抗不了狂風巨浪，祇好回頭，一直到一月十日還回不了大陳。

民國四十四年元月九日，有一陣很強的寒流南移，刮起時速超過四十哩的東北風。艦隊各艦的活動大受影響，人員行動必須手握欄杆，方免摔倒。在此等情況下，對空作戰，砲彈無法運搬，就等於沒有防空火力，我乃於黃昏時各艦進大陳港之後，召集各艦的艦長到旗艦研討明天的艦隊活動問題。我認為明天是敵方空軍攻擊我們的最有利時機，他們一定要來攻擊我艦隊。我艦隊因受防衛部限定祇能在大陳周圍三十哩內活動的約束，活動範圍很小，容易被敵機發現。各艦的防空火力不能發揮，怎麼得了。我乃決定明天各艦都不出海，而在港內疏開停泊，每個灣口祇泊一艦，利用艦上及陸上的防空火力攻擊敵機，並於次晨六時前疏泊完成。我則於次晨去防衛部見劉廉一中將，要求他於天氣不利時的艦隊活動，可不受三十哩範圍的限制。

元月十日晨，我剛吃過早餐，準備離開旗艦，艦上的雷達已發現敵方的機群，

立即發出作戰信號。過一會兒，敵機臨空對各艦進行轟炸，因各艦都已疏開，祇有幾艘中彈受傷而已。敵機的轟炸時間一共祇約十五分鐘，但防衛部的「空襲」信號，則到十時半方落下。這時我乃從旗艦登上小砲艇，去視察附近受傷的軍艦，然後駛向登陸灘頭，以便上岸去見劉廉一。這時敵機群又來轟炸，我於敵機二度轟炸完了之後，方覺得當地的小舢板接我登陸。

討我所提出關於海軍活動的問題。他知道海軍的艦隊，今天有些軍艦被炸傷，乃決定大陳地區的艦隊，改以大陳南方約一百哩的南麂泊地為基地。我返回旗艦後，立即命令受傷各艦，連旗艦在內，乘夜立即開回台灣檢修。我的艦隊司令部則搬到上大陳島的海軍巡防處，等候台灣另派旗艦來供用。

談到跡近「迷信」的我的經歷，我再舉出我的另一件事例來給反對迷信者去討論。我於民國三十七年初由南京去廣州，擔任海軍第四軍區司令，我的家眷亦就搬去廣州，在東山地區租屋居住。過了不久，一位亦住我家附近，當過軍長的張瑞貴將軍，在他家中請我吃晚飯。那時的軍公人員請客，都不請太太的，所以祇有一桌。

我到海軍的大陳巡防處打電話給劉將軍，那知道那時他並不在上大陳島的司令部，而是在下大陳島的指揮所。他要我在海軍巡防處等他回司令部時，開會討論我所提的問題。在這時候的時間，敵機又不止一度來炸，旗艦亦受點傷。我的參謀長為防止敵人的快艇乘機進港襲擊受傷各艦，乃從沒有受傷的軍艦中派出兩艘，其中一艘為一〇三號靈江艦，去大陳港西口外巡邏警戒。不曉得為了甚麼原因，靈江艦竟巡航到接近中共的防區，就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，旗艦方面，於獲悉靈江艦被擊沉之時，艦隊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便向司令部人員報導我前些向他說過，我夢中對陳濟棠說可給他一〇三號艦的一段話。

靈江艦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，如果事前我沒有在夢中對陳濟棠說了那段話，則與太平艦的被擊沉相同，祇能算是海戰中的正常損失。但是我在將近一個月前的夢中，向已死去的陳濟棠說，一〇六號艦不在這裏，祇能把一〇三號艦給他。而一〇六號艦回基隆幾天，於一月十日前的幾天由基隆出航，一直受強風所阻，回不了大陳。一〇三號艦則於一月十日莫名其妙地駛近中共防區，成為當天唯一被擊沉的軍艦，正好應了我一個月前在夢中所說的話。我對於我在夢中何以會把一個月後將要發生的事表示出來，怎麼也分析不出其中的原因，祇能歸之於類似「迷信」的一項很奇妙的經歷而已。

因為我是主要的客人，主人便為我介紹同桌的其他客人。介紹到一位姓黃的客人時，他就對我說，黃先生是廣州看手相首屈一指的名家，問我曾否請教過黃先生。我心裏想，我從來就不相信這一套的。但是在這樣的場合，不能說實話。便說，我到廣州不久，當地的情況不熟，所以還沒有請教過黃先生。主人就向黃先生說，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給楊司令看一看？黃先生說，燈光不夠亮，他又喝了點酒，祇能看個大概，要細看得另外找時間。說完他把我的手掌拉著看了一陣就說，他看出我的命中有兩個很明顯的特點。其一是我的一生祇有一個兒子，但是這個兒子很好。其二是我永遠不愁錢不夠用。我聽完心裡在想，我現在祇四十歲出頭，已經有一兒二女，難道以後就再也沒有兒子嗎？

這時候我還在上大陳，參加劉司令研

手相名家鐵口直斷

其次，我在海軍做單位主管，不論待遇如何，我祇拿個人的薪俸，沒有拿過公家的錢，家用不足，就把前些年在駐美國大使館做武官時積下來的美金拿點出來補貼。再貼幾年，那點美金很可能就貼完了，我怎能永遠不愁錢不夠花呢？心裏雖然是這麼想，口頭上卻仍向黃先生道謝，並說過些時有便，當再向他請教，但是我就再也沒有去找過他。

注定一生只有一兒

真奇怪。幾十年後，黃先生所說我的兩個特點，居然都實現了。

關於第一特點，我的妻子一生，共懷了七胎。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七，都是女兒，第二胎是兒子。她懷第四胎的時候是民國三十八年春那時國軍在大陸節節敗退，我知道廣州安全不了多久，四軍區司令部勢須遷往海南島的榆林港。因此內子就把家中當時不需用家具集攏起來，準備先送去海南島，因此動了胎盤，去醫院小產。胎兒已有約五個月大看出是個男的。我於該年八月被調去台北，家眷亦就遷去，內人在台北又懷了三胎。第五及第七是女兒。第六胎又是小產，因為祇有不到兩

個月，看不出其性別，但照其他六胎的性別推測，這個第六胎很可能是個男的。這就應了那位黃先生所說的第一個特點了。

永遠不愁錢不夠用

關於黃先生所說我的第二個特點。我到台北後的前十年來，軍人的待遇仍然很差。我的家，連母親三代人共是八口，如果僅靠薪水來維持生活，三餐祇能吃點青菜，所以每月最少總要貼幾十元美金，方能有點肉可吃。我們到台北後不久，因中共參加韓戰，美國政府以其海軍第七艦隊去維持台灣海峽的中立化，台灣的局勢纔相當穩定。內人的一位北平大學的同學寧太太就對她說：你們這樣「坐吃山空」，何不買所屋子出租，收點租金來補貼家用呢。她又有另一位同學是東北同鄉的劉太太，其丈夫是搞房地產的，他說台北的人口越來越多，地皮一定越來越貴。他向我們建議，買點台北近郊的廉價地皮，不久一定可獲厚利。因此我們就在住處附近買了兩棟房子出租，又在基隆路六張犁附近買了一大塊地皮。到了民國五十六年，我在紐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中國海軍代表任內限齡退役。蒙當時的國防部長蔣經國

先生特准在駐地退役。我夫婦就在當地的美國民間機構工作。我因表現得很出色，三年中就由普通職員跳級升為經理，因此待遇提高了許多。到六十五歲退休的時候，就可按月領到相當的安全保障福利金（SSB）及醫藥保險。我家的日常生活費便有著落。我們因在美國定居，不回台灣，這些以前在台北所買的產業，後來都以很高的市價賣掉，現在我倒是真不愁錢不夠花。這又證明當年黃先生在廣州所說我的第二特點亦沒有錯。

黃先生看了我的手掌，就能看出我幾十年後的生活狀況來，其中到底有些甚麼道理呢？

近代許多人，連我在內，都認為「看相」、「算八字」、「看風水」，是一種「迷信」。現在我的年紀大了，經歷多了，反而對這類工作的性質起了疑問。

黃先生看手掌案，與我在前面所說的「一〇三號艦」案的內容，雖然不同，但都包含了一些類似迷信的奧妙因素。因為我覺得這些因素，都是現代自然科學所無法解析的，現在把牠寫出來，目的在讓高明的科學家們去作更深刻的研討，看大家能作出怎樣的論斷來罷。